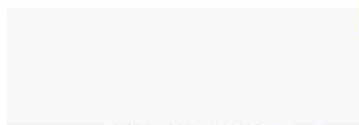


如果 云知道

海风暖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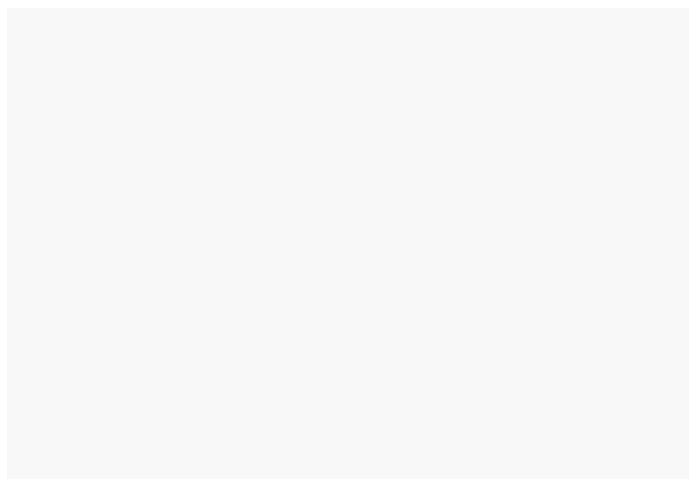
她不再羡慕那些至死不渝的誓言，
也不再要撕心裂肺的原谅和分离。
她开始想要一份安安稳稳的生活，
有人间烟火，有俗世的妥贴。



中国言实出版社

如果 云知道

海风暖暖◎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云知道 / 海风暖暖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71-1758-2

I. ①如…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912 号

责任编辑: 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9.5 印张

字 数 185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171-1758-2

- 第一章 云朵老师 / 1
- 第二章 初恋的味道 / 9
- 第三章 青黄不接的岁月里，最爱你 / 18
- 第四章 辜负余年山 / 28
- 第五章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 37
- 第六章 敌不过的青梅竹马 / 45
- 第七章 与青春有关的小美好 / 53
- 第八章 他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 62
- 第九章 我是你的伴娘 / 72
- 第十章 谁也不是谁的避风港 / 81

- 第十一章 我要我们在一起 / 91
- 第十二章 北京，我的爱人 / 100
- 第十三章 男人的战场 / 110
- 第十四章 拼搏必胜 / 119
- 第十五章 余哥结婚了 / 129
- 第十六章 紧急任务 / 138
- 第十七章 船舱里的秘密 / 146
- 第十八章 兄弟 / 153
- 第十九章 陪伴 / 160
- 第二十章 远走莫斯科 / 169
- 第二十一章 平凡生活 / 177
- 第二十二章 我的英雄 / 185

第二十三章	血色下的墓碑 / 193
第二十四章	我们结婚吧 / 203
第二十五章	婆家和娘家 / 211
第二十六章	因为是一家人 / 219
第二十七章	婚礼如战场 / 228
第二十八章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 238
第二十九章	两地分居的夫妻 / 248
第三十章	如果有，那就是天意 / 256
第三十一章	你教会我的生活 / 267
第三十二章	能活着就好 / 277
第三十三章	我们的小天使 / 286
尾声	/ 293

第一章 云朵老师

作为一个一个月领不到工资就没钱交房费，没钱交水电费，甚至得卷铺盖流落街头的月光族来说，你再有心事，再心烦意乱，到了周一，你也得收拾收拾心情，滚出去上班！许云朵就是其中的一枚。

好不容易挤上沙丁鱼罐头似的地铁，许云朵趴在地铁门上默默地背着昨天晚上准备得乱七八糟的教案。好在车上的人足够多，不用把着扶手，人也倒不了。

其实，“北漂”了这么多年，自由了这么多年的许云朵怎么会在漂了这么多年后心甘情愿地稳定下来，踏踏实实地做一名人民教师呢？

当然，许云朵并不能算“北漂”。

许云朵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她有一个和她极不对付的冤家妈妈。

当年许云朵的母亲田芳青生许云朵的时候，国家的医疗机构还不是很完善。家里人忙得一团乱的时候，就随便把田芳青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社区保健站。

从这个名字来看，这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医院。而保健站最大的特色就是从不剖腹产。于是被顺产的孩子聪明又健康的理论说服了的田芳青这一顺就顺了两天，然后在动用了吸盘的情况下，才把许云朵生了出来。

吸盘，顾名思义就是吸孩子的头，使其更加快速地离开母体。当然，它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就是被吸盘吸出来的孩子头特别的长。

所以，当田芳青看着自己搭进去半条命生出来的孩子，脑袋占了整个身体的一半，头皮上还因为过度的吸力长满了红色的水泡时，田芳青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这孩子太难看了！这货绝对不是我生的！

于是无辜的许云朵自打从娘胎里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极不受田芳青的待见。等到许云朵的脑袋缩回去了，水泡也消失的时候，田芳青才勉勉强强地在睡觉的时候朝着许云朵的一面睡。

许云朵是个天才少女，这主要体现在她超高的智商上。在同龄小孩子牙牙学语，刚能把话说利索的时候，云朵小朋友已经捧着唐诗三百首进行背诵了。

许云朵四岁时被田芳青送去幼儿园，许云朵的幼儿园老师也是田芳青的好友，在许云朵入园一个月左右时间，许云朵的

老师就找到田芳青，拉着她的手就不放。老师泪奔着说：“芳青啊，你把云朵带回去吧，我们幼儿园教不了她啊！”

田芳青吓了一跳，连忙问：“是云朵调皮捣蛋了吗？和小朋友打架了？”

“没有没有。”为人师表嘛，老师当然不会说许云朵小朋友的坏话，但是要是说真话又太难为情了。好在田芳青为人精明，在老师断断续续的语言里总结出了问题所在。

其实问题还是很简单的，只不过是许云朵这个牛气哄哄的小朋友在语文课的时候纠正了老师几个错误的读音，在数学课的时候抱怨十以内加减法太简单，然后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不费吹灰之力地算出了一道小学奥数题，以及上音乐课的时候说老师你那个音弹错了，不是5，应该是6。五十几个小朋友排排坐啊，许云朵就这样伤害了一颗成年人的心……

回家的路上，田芳青又是气又是笑的。她说：“许云朵，你最近的表现妈妈很不满意。妈妈难道没教过你吗，人无完人，你真是太过分了！”

读了不少诗书的许云朵不但知道人无完人，还懂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她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知道错了。虽然老师总犯错误，但是老师也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决定以后一定不当着小朋友的面纠正她，只在下了课偷偷告诉她！”

田芳青满脸黑线的想，把自家姑娘送到幼儿园，确实为难幼儿园的老师了……

后来田芳青就真的没有再送许云朵去幼儿园，而是直接把

她丢给了自己的婆婆。

田芳青是企业高管，田芳青的丈夫许皓平是大学教授。按理说大学教授应该是个闲职，每周上那么几节课就完事大吉。可惜的是许皓平是研究化学的，平日里的工作不是拉着自己的硕士生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就是拉着自己的博士生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有一次许皓平为了一个大实验，通宵达旦地工作了五十几个小时。等到回家的时候，精神都有些恍惚了。

田芳青扶着他往卧室走，问他：“皓平，你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哦，没什么。”许皓平说，“哎，咱能不能商量个事，你现在能不能不在我面前晃？我现在看什么都像试管似的！”

田芳青直接甩手走人，同时赏了他一个白眼。

所以，基本上，田芳青和许皓平都是大忙人。一个满脑子都是数据，一个满脑子都是实验，许小公主的家庭地位江河日下，只有退休闲在家里的奶奶还把她当成个宝。

婆婆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田芳青很放心她带许云朵。而这一放心就放心了两年，直到许云朵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是想直接送我去初中吗？”田芳青才一拍脑门，“我擦我忘了我还有个姑娘！”

“大器晚成”的云朵姑娘在上了小学之后，完全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一路过关斩将，一路跳级。等到刚满十五岁的年纪时便考上了北京著名大学，那时候，她身边的同学对她已

经不能用“嫉妒”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了。

与许云朵超高的智商来比，她的人缘一直很差，这是她的硬伤。好在云朵姑娘乐观又开朗，凡事看得开，认为他们一定是嫉妒自己这倾国倾城貌！

后来许云朵和大学室友安雅意混成了好朋友，许云朵就问她：“雅雅，你不嫉妒我的倾国倾城貌？”

安雅意能和许云朵混得好，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她挥开许云朵的大脸，说：“我嫉妒你的多愁多病身！”

许云朵觉得人生得一损友，夫复何求，洒家这辈子值了……

那时候，安雅意很快和自己的老乡唐誉打得火热，高调地谈起了恋爱。而一个幸福的女人巴不得全世界的女人都幸福，这是所有身处幸福里的女人的通病。所以在安雅意拉着许云朵，苦口婆心地劝，“云朵啊，找个男朋友吧，大学里找个男朋友是很实用的啊！你看啊，他可以是饭票、人肉抱枕、考试作弊器、逃课点名器、邮递员、送餐师等等等等！”

许云朵双手扶额，很痛苦的样子。她说：“安雅意！我还是未成年好吗？你要让我早恋吗？”

“哦，我忘了你年纪小。”然后又恨铁不成钢地补充道，“谁让你长得那么老相！”

许云朵一个扫堂腿，安雅意举身赴清池……

然而后来，好不容易铁树开花一次的许云朵，找了个男朋友却全然入不了田芳青的法眼。

田芳青说：“许云朵，邵俊这人要家底没家底，要才貌没

才貌，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你怎么就非他不可了？我告诉你，你们俩这事，别说以后结婚了！就是谈个恋爱我都不同意！”

许云朵正在蜜恋期，半句听不得旁人说自己男友的不好，连亲妈也不行。所以许云朵气势十足地说：“我就是喜欢邵俊怎么了？他就算是天底下最差劲的男人我也还是喜欢他！我就是想给你添堵怎么了！再说了，我也没觉得我爸有多好，你还不是当牛做马地喜欢人家一辈子？”

激烈的争吵结束于田芳青给许云朵的一个大嘴巴。田芳青说：“许云朵，你一天不和邵俊分手，就一天别进这个家门！”

田芳青觉得许云朵不识好歹，许云朵觉得自己的这个妈不可理喻，于是这对倔强母女的这场别扭一闹，就是断断续续的八年。对此，许云朵的父亲许皓平很无奈，他说这时间都够抗战了的。

许云朵想，我和邵俊一定要好好地给自己拼出一个锦绣河山来，让自己那个顽固的妈看看，她不看好的一段爱情真的是可以开花结果的！

然而，她和邵俊并没有想象中交往那么顺利，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并且结局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邵俊毕业后一个人去南方打拼，许云朵留在北京。在时间和距离的双重打击下，邵俊有了新欢，而许云朵怀上了他们的孩子。云朵肚子里的那个宝贝很是无辜，因为她的爸爸不要她。

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时，许云朵觉得自己的整个青春，以及在这场青春里的所有倔强，就这样呼呼啦啦地呼啸而过了。

和邵俊分手后，她做了手术，那时正是安雅意和她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林泽生的蜜恋期。出院后的许云朵不想给好友添堵，也不想被两个人的粉红泡泡晃瞎了眼，许云朵坚决自力更生，自己照顾自己。

那时的北京城天气十分恶劣，三天两头的下雨。小雨没有，清一色的大暴雨。许云朵翻着白眼想，奶奶的，赶紧地把大北京城规划一下，开发成养鱼场吧！

那天晚上，又是一场大暴雨。雨滴打在玻璃窗上，噼里啪啦的，许云朵睡得极不安生。忽然一声巨响，卧室的窗户碎了！玻璃渣子，雨水，几乎溅到许云朵睡觉的床上。

许云朵赤着脚，费力地用一块木板堵窗户，一不小心被地上的玻璃碎片扎了脚，疼得她倒吸一口冷气，脸都白了。

许云朵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想：赌什么气呢？自己有亲人，也有家啊。

然而许云朵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次经历却引起了一个相当大的家庭危机，并且险些和田芳青断绝了母女关系。

田芳青是企业高管，娘家家底殷实，什么时候被人看低过？所以许云朵离家，还有后来和邵俊分手以至于打胎这一系列的事，对田芳青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耻大辱，让她在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下属面前抬不起头来。

所以田芳青说：“许云朵你还有什么脸回这个家？你还嫌给我丢脸少了是不？你接着我行我素啊，自己谈朋友，还会自己去医院打胎！你别认我这个妈！我不配当你妈！许云朵我告

诉你，你就接着这么漂着吧，没一个好工作，也没一个好男人真心爱你，娶你！”

那天许云朵从家里跑出来，在夜幕的昏暗与耀眼街灯的辉映下，哭得歇斯底里，哭得想要忘记自己所有的过去。

许云朵的逆反体现在你让我稳定的时候我偏偏就喜欢漂着，可你说我这辈子都没出息，没个好男人，我却偏偏给你活出个人样来。

许云朵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收拾心情，恢复身体，然后果断报了一个班，准备用半年的时间把教师资格证考下来。

当老师一直是许云朵的一个梦想，毕业那年因为跟家里闹别扭，放弃了一份很好的教师工作。现在一切从新启程，许云朵希望一切还都来得及。

用许云朵的话讲，那是一段睁眼学习闭眼昏迷的岁月。不过好在，她都挺过来了。

八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天真而又无知的少女成长起来，学会对自己负责。

拿着教案，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许云朵想，我们可以像小孩子那样不成熟，但一定要像大人那样有担当。

第二章 初恋的味道

认识沈齐歌，是在安雅意丈夫林泽生的一场战友聚会上。许云朵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白白嫩嫩，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娇弱娘气的特种兵。

许云朵从来不避讳自己对帅哥的喜欢，沈齐歌又有一副讨女孩子喜欢的好皮囊，为人随和又能言善辩，所以俩人赶巧儿了，凑在一块很快就打得火热。

“你是北京人？”

“嗯，对呀。”

“听说北京女人很凶的，嘴巴可厉害了！”

许云朵龇牙，说：“那你觉得我很凶吗？”

沈齐歌忙说：“还好还好，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温柔的姑娘。”

“那你呢？我觉得你是南方人，长得太白净了！”

沈齐歌摸摸下巴，说：“你还真猜对了，我扬州的。”

“哎呀，韦小宝的老家啊，你有没有深得真传？”

“真传倒是有，泡妞绝对有一手，这可不是吹的！但是自从入了部队这间和尚庙我就无处施展了啊！真是憋屈死我了！”

“这事好办啊，我不就是个妞嘛，我大度一点，让你好好施展一下呗！”

沈齐歌搓着手，笑得一脸情色，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许云朵说：“你得了吧，长得这么幼稚就别一副色迷迷的样，不搭懂不懂！跟幼儿园早恋似的！”沈齐歌顿时就炸了，大吼：“老子二十八了，马上就奔三去了！你才未成年呢！你全家都未成年！”

许云朵就伸手捂住嘴巴，惊讶得一双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瞪得溜圆。她说沈齐歌你开玩笑呢嘛，我刚想认你做小弟呢！你明明长得那么小，怎么可能比我大三岁！沈齐歌抱着一颗碎得跟饺子馅的心，默默爬到墙角，然后默默地吐血去了。

可是忽略沈小爷一颗脆弱的玻璃心，他确实不老。奔三的人了，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曾经，郭庆凡郭大队长给他们特种大队总队开会，一个操场上站了近千名战士，支队的几个队长站在队伍的前面。郭庆凡在上面发表政治讲话，而对于郭庆凡这种动手绝不吵吵的人来说，讲话就太过痛苦了。心想：你让老子负重五十公里跑都比这个强！所以郭大队长讲着讲着，就很不负责任的溜号了。要不是郭庆凡的手下及时给他使眼色，郭总队长真就要在全军面前丢脸了。

散了会，沈齐歌本着老子就喜欢看你出丑，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说说让我开心一下呗的心态，屁颠屁颠地凑过去问了。

“我说大队，这么大的场合您讲话溜号，丢人不啊？你说你脑袋里天天想的都是啥？”

郭庆凡斜着眼睛瞟了沈齐歌一眼，实在受不了他的一副得瑟样，就说：“我啊，也没想啥。就是站在台上往下这么一看吧，你这个队长跟小兵似的。把二队这么好的一个队给你带，我当时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啊？”

沈齐歌咬牙切齿一番后，就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许云朵和沈齐歌的打闹，最终被挽着袖子拎着炒勺子、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安雅意打断。

安雅意将一张清单像贴咒符一样的贴在了许云朵的脑门上，然后大手一挥，女王范十足地说：“既然这么闲，滚出去给我买菜！准备的蔬菜不够了！”

许云朵撇撇嘴，说吃你这一顿年夜饭真不容易，还得做苦力！然后许云朵把蹲在墙角的沈齐歌一把捞起来，说：“走，陪姐姐买菜去！”

大年三十儿的夜晚，除了商场店铺外悬挂的彩灯，和隐隐听见的爆竹声外，整个北京城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

许云朵紧了紧衣角，说：“晚上这气温可真低，冻死我了！”

沈齐歌低头看了眼许云朵被冷风吹的，冻成红苹果似的小脸，笑了笑，伸手解开了大衣的扣子。把军大衣罩在许云朵身